
國立浙江大學編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
周年紀念刊

本書據國立浙江大學1942年版影印

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叢刊第四號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

序言

徐霞客之時代

丁文江與徐霞客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

江瀛索隱

江瀛索隱續發

讀徐霞客遊記憶浙東山水

霞客遊記中植物地理資料

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發現

大錯遺文霞客自滇歸年之貢獻

徐霞客之故鄉

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

張其田

竺可楨

章良輔

方豪

林文英

任美鏗

任美鏗

黃秉維

譚其驥

方樹梅

王維屏

方豪

序言

張其昀

正義明遠實事求是原為合民族固有之精神，亦為古代賢哲治學之態度。此種精神實極適宜於科學研究。近世西洋人從事於中亞及印度一帶之史地研究及考古發掘者，莫不以玄奘法師所著大唐西域記等書為其嚮導。書中所述皆信而有徵，據以探索，屢驗不爽，故漢文典籍信譽極高。徐霞客先生所著遊記，乃我國求足精神一種最高貴之表現。霞客之遊歷，純然為學術上之興趣，既無使命，亦無其他目的。此種無所為而為之求知精神，即是科學精神。其隻身遠遊，探奇歷險，亘四十年，時人稱其健如牛，捷如猿，多方竭慮以赴之，其堅忍不拔之志，至為可敬。自滇南疴病而歸，未幾即捐館舍，可謂以身殉其學。我國古代地志，詳於水而略於山，霞客於海內名山，既作個別深微之探討，復有廣博周遍之觀察。當時雖無地形地質植物地理聚落地理等名稱，而霞客足跡所經，對以上諸項，均有透闢之分析，觀其所述，與現代科學原理多可互資印證。彼之萬里長征，乃欲究明各山岳區域之相互關係與共同理解，故霞客實為我國山岳地理之開創者。於分析綜合二法，均所注重。分類研究與通論研究相輔並進，為其首趣所在。夫科學研究，事實之發明較學理之結論尤為重要。霞客遊記為其一生精力所聚，精微明晰，忠實紀錄，凡有旅行之經驗者，携書對照，更為之驚歎無已。我國學者素重人格，凡偉大學者均有其崇高修養。霞客記遊之作，備極佳妙，語必微實之中，別具宏美之風格與意境，故披卷欣賞，屢獲益。獲於青年修養亦為有用之書。十六世紀之交，在西洋為自然科學萌發時期，在中國亦有相同之趨勢。與霞客同時者如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之於博物，方以智（著物理小識）之於物質，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之於工藝，朱載堉（著律呂正數）之於音樂，均有卓越之貢獻，而足表現其時代之精神。所可注意者，諸氏

學說似並未受明末西教士之直接影響。反而有自中國傳入西洋之事。聞於此層未載。靖所發明十二等律流入西洋。利復君已有證明。參考霞客遊記所編著之中國地圖。在西洋亦甚為流行。惜自明亡以後。民族失其自由。學術遂致消沉。西洋科學此復則迅速發展。一長一消。深堪悲痛。西洋之科學方法。工具設備及研究機關之組織。現皆遠勝於我國。然科學種子必須由於內發。方為有本有源。苟種子優良。一旦植於適宜之土壤。與氣候。必能欣欣向榮。我國人認真研究科學。乃最近三十年來之事。近十五年來進步較速。而抗戰五年以來。民族屈辱之歷史。已告一結束。民族之自信心。茲已完全恢復。此種心理上之轉變。極有利於學術研究。霞客先生精神不磨。昔賢求是之精神。皆為寶貴之種子。吾人在此抗戰重成。建國開始之際。舉行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猶竊有深長之意義。

本篇為作者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達美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舉行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之開會辭。茲值當日所宣讀之論文彙印為紀念冊之際。仍錄於篇首以作弁言。

徐霞客之時代

竺可桢

徐霞客名宏祖，江蘇江陰人，生於明萬曆十四年，卒於明崇禎十四年（1644）。本年適為其逝世三百年周期。昔潘次耕序《徐霞客遊記》，謂霞客之遊途窮不憂，行誤不悔，暝則寢樹石之間，餓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下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宋家敦語而霞客之為千古奇人，已躍然紙上矣。吾人緬懷先哲，為之作紀念也。固宜。浙江大學自抗戰以來，屢經播遷，由武林而一遷建德，二遷廬陵，三遷慶遠，四遷遵義，與涓涓是數地者，除遵義外，皆為霞客遊踪之所至。霞客曾至平越，而涓涓原屬於平越州，且浙大由浙而遷，而相而桂，而黔，所取途徑，初與霞客無二致，故霞客遊記不啻為抗戰四年來浙大之遷校指南。此則浙大之所以特為霞客作三百周年逝世紀念，更另有一番意義也。

我國古代亦不乏遊跡遊方之士，如張博望使匈奴，班定遠征西域，此以立功而成不朽者也。晉法顯、唐玄奘之去天竺求梵典，此以立言而成不朽者也。若霞客者，既非如李文斯敦之宣傳宗教於異域，亦非如哥倫布之搜求瑰寶于重洋，霞客之遊，所謂無所為而為。人徒知其游踪之廣，行旅之艱，記錄之詳，確見地之新穎，而不知其志潔行芳為彌足珍貴也。霞客之欲作西南游，蓄志已久，徒以老母在堂，守古人父母在不遠遊之訓。遊記云：余志在蜀之峨嵋，粵之桂林，及太華、恒、岳諸山。若羅浮、恒、岳次也。然蜀、廣、閩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云云。及至崇禎九年，霞客為萬里遐征時，年逾知命，已老至不能待矣。以此知霞客之孝于其母，霞客西南之遊，同行者靜聞、僧與顧僕，不幸靜聞在相遇盜受傷，卒于南寧。這次遺囑決空骨雲南鶴足山下。霞客為迂道二千餘里，幾經危難，與顧僕分肩行李，經一年餘之時間，有

志竟成。辛慶聞骨于鷄足山下，以此知霞客之忠于友人。抵鷄足山後，顧僕來機啟霞客所有箱篋，布袍而去。辛僧欲往追霞客止之，謂「追或不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于萬里之外，何其忍也。」云云，以此知霞客待人接物之寬恕也。霞客在途，常患絕糧，但非義之財，一毫不苟，如崇禎元年，徒步三千里訪黃石齋于津浦，當局假以旅資拒弗納，以此知霞客操守之謹嚴也。但霞客不但具有中國古代之舊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學之新精神。陳木叔霞客墓誌銘謂霞客常云：「昔人志呈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為崑崙海外之遊。」近人丁文江遂謂霞客此種求知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游跡，皆非真知先生者也。肯者言乎。

霞客生當明之季世，何以能獨具中西文化之所長，欲探求其理，則不得不審察霞客之時代。明自嘉靖萬歷以來，國勢日蹙，不特倭寇屢擾海濱，強胡虎視漢北，即廟堂之上，宵小如魏璫輩竊據高位，幸賴東林諸賢，本程朱之學，操履篤實，無論在野在朝，均能守正不阿。霞客故鄉逼近東林之大本營，而東林巨子如高攀龍、孫慎行等，對於霞客亦以青眼相待，故霞客受東林之薰陶也必深，而其忠孝仁恕如出天性，非偶然也。同時萬歷初年，意大利人耶蘇會教士利瑪竇來華，其人兼通輿地、天文、醫藥之學，一時士人如徐光啟等之輩，亦樂與之游，無形中其影響且由教徒而傳播至非教徒。明末著作如方以智之通雅、物理小識、宋應星之天工開物，皆演染有西洋科學之色彩者也。霞客足跡遍中國，交游甚廣，殆已受科學之洗禮，即其所謂「自紀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衍」一語觀之，已足以知霞客必已博覽當時西洋人所編譯輿地諸書矣，故知霞客之有求知精神，非偶然也。

在歐洲當時與徐霞客並世者有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開白兒 (J. Kepler 1571—1630) 與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 此三人者皆近世科學之鼻祖也。同時歐洲人遠渡重洋以經營殖民地於亞非美洲四洲亦發軔于十六七世紀之交。1580年英國人所譽為海上英雄德萊克 (Francis Drake) 方環游全球，始奪西班牙及大洋洲各島土人之金銀珠寶滿載而歸。1580年即霞客誕生之年，英國人 Thomas Cavendish 率帆船三艘遠航印度洋，歸而組織東印度公司，不出百年而孟買、馬德拉斯三省盡為東印度公司所轄治。東印度公司之巧取豪奪，更勢軒威，迄今積慶又陵所譯斯密亞丹原富一書，尚可見其概略。

古人云：為富不仁。縱覽十六七世紀歐洲探險家無一不惟利是圖，其下焉者形同海盜，其上焉者亦無不思據奪人之所有以為己有，而以土地人民之宗主權歸諸其國君，是即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也。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險者在歐洲並世蓋無人焉，是則吾人今日之所以紀念霞客，亦正以其求知精神之能常留于宇宙而稱不朽也。

丁文江與徐霞客

葉良輔

本校教授方豪神父告余曰：今歲為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能為文紀念否？張曉峰先生並為命題。吾師在君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去世，至明年將屆第六週年。丁師創辦之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已二十五年，將于本月在北碚開會紀念，余未必能往參加。此時作文以紀念徐霞客先生而及在師，非不序計，雖不能文，亦強應之。

丁徐二公可稱同志，章師演存稿前已言之（註一）原來丁先生和徐霞客確有不少相似之點，一生不避艱難兩人相同，是第一點。霞客遊遍通國中，尤以自崇禎十年至十三年，湘桂滇黔之遊為最久。丁先生前後入雲南凡三次，入川黔桂亦各而三次，是第二點。霞客窮長江瀟湘御灘諸水源，和其他地理學上之貢獻，可和丁先生對於西南地質學上的貢獻先後媲美，是第三點。最奇者，徐霞客攜和尚靜開同行，而靜開遇病，卒於南寧，民國十八年丁先生組織西南調查隊，攜趙亞曾諸君同行，而趙君遇盜卒於雲南，是第四點。徐霞客於靜開死後，遺其遺言，攜其骨由南寧經黔入滇，凡行一年零二日，始瘞之於鶴足山。丁先生於趙君死後，歸葬其骨，復親任其子教養，行必與俱，以至終身，兩人之義俠，古今罕見，是第五點。霞客和丁先生雖不同時，也真算得同志了。但丁先生的推崇霞客，還有別的用意，他一面是為外國人常說中國學者不能喫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面要借一個好模範來勉勵一般青年去做艱險的工作。他的徐霞客年譜序說：今天下之亂，不及明季學術之衰，又復過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奮，徒藉口世亂，甘自暴棄，觀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自愧也乎？這才把他的主意說明白了。然余尚有可以申論者，徐霞客遊記一書，為習地學者所必讀，自丁先生為徐公編年譜之後，更不可不讀。丁先生因葉浩吾

受指示乃讀此書識其人。據午詳所載徐公自幼聰穎笑口即成誦。擢管即成章。特好奇書喜博覽古今史集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中來高蹈之蹟。可知于舊時史地之學早有相當根基。十九歲喪父先生雖出世家而父以布衣起家致富先生祇要不慕榮貴自可置身物外事志獨游廿二歲開始遊覽這五十歲廿八年之中出遊者二十年足跡所至尚在中州而觀摩事實之精微記載之詳實描寫之工推分析現象之清晰理解之正確俱見諸遊記因此當時雖無現代之地理學地質學而其記述與推論無不與地學原理相切合例如崇禎元年先生遊閩南下漳平遊記云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蒲城至開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整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丁氏年譜云整嶺指建溪發源地馬嶺當即馬山嶺沙溪與寧洋溪之分水嶺也先生以二嶺距延平之里數與建沙二溪之長峻相較而知二嶺之高相等而馬嶺至海近整嶺至海遠故寧洋溪流急于建溪其卓識多如此此中所推論者即分水嶺之距海遠近河道縱剖面之坡度與基準之關係在近代地質學中雖是常理而在當時已能體會得之先生智慧之高可以概見

五十一歲先生為萬里遊征計攜一僧一僕漫游湘桂黔滇者四年五十五歲返江陰故里翌年正月卒於家此行最大成就為查明南北盤江之淵源發見金沙江為長江之上游與修錫足山志是也過盛絕糧肩荷疲險僧死僕逃受盡艱辛而竟其志丁氏年譜云時先生兄弟俱存長子次子已婚娶三子十二歲孫三歲家有遺產衣食足以自給百年已過其半五岳已遊其四文章受知于時人道德見推于鄉里常人處此必將弄孫課子優遊林下以卒歲矣乃先生掉頭不過奮然而行百折不回至死無悔此種未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餘年前凡現

代科學家所仰慕所應具之美德。先生盡有之矣。在師之推崇先生者，無疑的首先在於斯。良以專心一志，吃苦耐勞，觀察精細，記載詳實，為科學工作之第一步。

丁先生之為人，與一身事蹟，已詳于翁師詠堂文類所作傳文（註二），茲節錄小段，即可概見。先生之興趣甚廣，其在科學、經濟、行政及政治方面之活動亦甚繁複。先生才識敏捷，聰慧過人，故對於任何思想與事實之要點，均能迅速把握。先生為一真誠之愛國者，並極富熱誠，凡所任事，無不盡力以赴。先生對於後進青年之鼓勵，亦無所不至。在其領導之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從事一生之事業。先生信仰科學至篤，凡不合科學之一切思想及方法，均極端輕視。先生性極富政治興趣，但從不肯從任何主義，彼所堅決主張者為政府應為有良心及愛國心之好人。此種「好人政府」之思想為先生及胡適君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倡，所謂好人者，先生之解釋，亦甚注意廉潔及品格。此點先生素行維護。先生對於科學方面之寫作，極為審慎，除非已全部確信無疑者外，絕不輕易發表。

丁先生之興趣雖廣，而始終不離科學。因其所專修者為地質學，故廿四歲游學返國，即考察滇黔。其後又兩次考察西南。徐公觀察之真切，有先生為之實地證明。徐公經歷之艱險，有先生為之實地體念。志趣相同，經歷相同，又何怪乎先生樂為之表彰，亦徐公之幸也。

徐公之為學，既可為人師，而徐公之為人亦多足稱焉。丁氏年譜云：先生雖出世家，然少年喪父，且為市吏，又不屑謁豪貴，博名高。研文遊者皆文學忠義之士，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同遊僧靜聞病死南寧，託先生理其骨于鵝足山。年譜云：在途凡一年零二日，兩次遇竊，幾至絕糧，在黔缺夫，自與靜聞分肩行李，然卒攜靜聞之骨，瘞于鵝足，使義人之不輕然諾如此。

丁先生之熱忱愛國，廉潔自持，誠摯待人，亦為吾儕受其薰陶者所不忘。丁先生學問興趣既廣，

以致不能專精。天又不假以時日。享年四十九歲。故其著述不及徐公之偉大。精采為可惜耳。

註一 我對於丁君先生之回憶。地質論評，一九三七年卷，三四頁。

註二 為中研院評議會作。丁文江先生傳，一九四〇年。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

方 豪

十餘年前余始讀徐霞客先生遊記，即疑其與曹沐受西洋近代文明之薰陶蓋霞客生當歐洲科學初入中國之際晚徐光啟二十四年而生，去序之薄之生亦僅二十一年，其逝世也，在光啟後八年之藻鏡十二年，曾嘗同時人也，及民國二十二年徐文定公光啟逝世三百年，吾友天津工商學院教授法人裴化行司得 H. Fern. Berceux 氏撰現代中國文化之前驅徐光啟一文趙石經譯發表於上海聖教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者云

然其按指徐光啟與同時士大夫往來周旋之情跡時人諸多不曉，惟地理家 H. H. H. 在其地理書上註明中國學術發明之日期，而亦不及其詳細情形，近來新文化運動家丁文江先生復詳論足令人敬仰之一大人物，名徐霞客者，一五八六年生於江陰，卒於一六四一年，為中國有名之探險家，其畢生所遊足跡偏江蘇浙江福建似與徐公暨耶穌會傳教士有所接觸，其遊歷之宗旨實為中國打倒人所崇拜五嶽聖山之重大迷信，H. H. H. 曾依據其日記以編纂其有名地圖則此徐霞客之價值殊有討論之價值，不幸一六四四年之慘劇遂為學界懸一隔幕，而今日之智識界只記得明祚不運所受滿清人殘酷之痛史而已。

茲司鐸此文，可資研究者有二，一為霞客生前對耶穌會士之接觸，一為 H. H. H. 依據霞客遊記而編纂地圖，裴氏對前者未肯定語，而於後者則言之鑿鑿，故先言後者。

一 霞客遊記與衛匡中國新圖志

2 Martines Martini S. J. 漢姓衛名匡圖，字濟泰，意大利人，生於一六一四年，萬曆四十二年（癸

客越世後二年入中國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二)卒於杭州。墓在武林門外老東嶽附近之大方井舊額之
P. Pfister S. J.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有街氏事傳。近人馮承鈞節譯本無街傳蓋原書所收凡四百八十
四人馮譯則僅五十人耳。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匡國被派赴羅馬報告傳教事宜乃自福建航海至非利
賓東荷蘭船至歐洲繞道愛爾蘭北部經英國而抵挪威後過德比二國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在
阿姆斯特丹印行中國新圖志拉丁原名作 *Novus Atlas Sinarum*。原書余未寓目據費補之所記其書
為圖十七巨幅為文一百七十一頁。按中國全國一各省分圖十五附日本圖一。又序言二十六頁略述
遠東情形及各省疆域人口田賦民情特產植物古今地名工藝珍奇山河古蹟等。為當時歐洲人有關
我國著述中最稱詳備者。出版後風行全歐有各國譯文多種。匡國又為首創 *Sina* (支那) 一字即奉之
譯音者。見洛佛爾 M. B. Laugel 著「支那名稱考」*The name of China* (通報一九二二年) 二集十三冊。七
二九頁) 所著拉丁文「韃靼戰記」*De bello tartarico* 於清軍入關及南下情形所記至詳。直言之隱足補
我國正史之闕略。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一年)在北國蓋凡爾斯德國科倫意國羅馬同時出版。次年又在
阿姆斯特丹出版。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法國里昂刊印法譯本。蓋為歐洲第一部中國政治史也。如
Sommervogel S. J. 所著耶穌會士著述目(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已於出版稿。匡國書中所有中國
圖皆採自唐與記。唐與記述中國地理二十四卷成於十七世紀初葉。原書第五冊第六百四十七行接
四庫收增訂唐與記二十四卷清版方炳撰。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因明陸應陽唐與記而稍刪補之。大抵
據鈔明一統志無所考正。此云成於十七世紀初必指陸書而言也。可知匡國全書乃本唐與記而成其
中一部分曾參考賈客遊記而已。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匡國復來中國。遺著育中文及拉丁文者多種。
當其去世之年一六六二)猶在杭州刊印送友篇。視利瑪竇交友論尤為廣泛。蓋皆好與士大夫交遊者。匡

國友多奇人，遂交蘭岸者蘭路祝子。聖先生石即著文詞而以醫術遊江湖間者，方以智浮山荀華卷之四流寓章有示祝詩，光緒蘭路縣志卷五文學有傳。匡國嘗於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護教堂於蘭縣，于聖即於是時奉教者。今鄒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藏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蘭路教友祝石等六人請第一任中國總主教羅文藻到蘭縣宣慰教友書，自稱已八十三歲，譯文載一九三三年寧波出版法文雙月刊第一二期。余藏辦學抄本，稱匡國慷慨豪邁，往還燕趙晉楚吳粵，敢誨甚多，名公鉅紳咸尊仰之，第一握手為幸。蓋與霞客之豪情遠與相彷彿。匡國雖不遇其人，而猶得讀其文，并用以為繪圖之助，非偶然也。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記匡國嘗至漳州，並在草儒士家發現一舊拉丁文聖經，霞客友多漳州人，則匡國得見遊記，亦自有因。蓋匡國中國新圖志一書必成於順治七年回歐之前，距霞客去世不及十年，時遊記尚無刊本，苟不與霞客家人或友朋有舊者，豈易獲得？天津工商學院藏有匡國之世界廣輿圖，二十六年一月四日該院出版事光四卷四十二期有攝影，明末清初教士所繪世界圖或中國圖，無稱廣輿圖者亦可見匡國愛廣輿記影響之深也。惜葉司鐸遠處津沽，無從質證。二十六年春在杭州相值時，會促中亦未商榷及此，翹首北望，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

衡匡國根據霞客之遊記而作輿圖，不愧為霞客身後之知己。霞客何幸而有此域外之友，裴化行嘗謂霞客或曾與當時教士接觸矣，則匡國之知有霞客遊記，或即得諸先來教士之介紹，否則匡國初來華夏，遊記傳抄者雖眾，亦不易為新來遠客寓目也。艾儒略之卒於閩也，適在匡國自閩返歐前一年，或謂匡國所獲之霞客遊記即來自艾儒略手者，亦不無見地。故霞客生前與西洋教士之關係，實值得吾人加以探索。

(二) 霞客遊記與康熙時西教士所繪之中國全圖

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至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天主教教士奉命繪中國全圖，街區圖之中，國新圖志即諸教士之重要參考書也。街區與遊客遊記如有直接關係，則康熙國與遊客遊記之有間接關係，似亦無可否認。但余以為二者間有直接關係，亦屬可能。繪圖教士之一書，考應 J. D. S. T. 記曰：吾人時時以作一完善之輿圖為期，每抵一省，即不甚重要之城鎮，亦必前往勘視，諮詢地方官及士紳，查閱該城之史地圖籍。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賓客族殊鎮作遊記序曰：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時距繪圖僅五十餘年，而遊記已如此風行。當時教士係奉有繪圖各省司、縣勸導，尋常地方官與名人巨公，必以此書遊也。

丁文江先生集遊客年譜曰：金沙江為揚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見也。惜無羅先生而起者為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雜誌及遊記中。直至康熙中派天主教教士製全國地圖時，始再發見金沙江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歎其而忘祖，亦吾國學者之恥也。以余度之，西洋教士蓋即據遊客所記而以之入圖，非再度發見也。謂中國人不知江源者，乃後世之欺人非當時繪圖之教士也。

平陽又曰：岷江江之分水嶺，定山脈之來去，與近世地學家言，不盡符合。此乃十九世紀以前言山脈者之通病。康熙中製中國地圖之天主教教士，亦正犯此弊，不足為先生病也。細玩丁先生之語，似繪圖教士與遊客遊記之弊，為不謀而合。寧知教士所繪者，即本諸遊客所記，又安得而不同入歧途。

（三）徐霞客與西洋教士之關係

吾人讀霞客遊記，但見其與樺甸通氣甚密，余遂疑其漫遊時或作僧服也。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杪，十日在富民縣老和尚洞記曰：余至此，土人猶以為是和尚也。雖地不見其與西洋教士有何往還。當時

西洋教士有否關於霞客之記述吾人孫隱察聞不敢置言。丁先生為霞客作年譜當鉤稽群籍列舉霞客之友朋而擇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余不敏請師丁先生之意一述霞客之友朋與當時天主教人士周旋之跡。

霞客遊跡雖廣而交友不多。乃在此少數人中與天主教人有關係者得九人。即張瑞圖、何喬遠、曾楚卿、劉履丁、鄭之玄、張爰、陳繼儒、黃景昉、鄭和是也。瑞圖、喬遠、楚卿之玄、張爰、昉皆曾為先生王陽人秋圖景機圖題詠者。喬遠又嘗為先生所建名宦張侯廟作記序。履丁則為先生介紹錢謙益而又與先生相遇於西歸之後。並葬先生於江陰之馬潭。音繼儒則為先生父母作傳。並為先生母作八十敘書。鄭和則先生自漳浦徒步訪之於羅浮。又訪之於常州者。鄭亦為黃道周贈先生詩作跋。九人中除張爰不能確認外。餘八人皆曾與天主教教士或教友相識。霞客生當利瑪竇至澳門後二年。教會傳佈未久。則此比例數已極可觀。霞客又友又多閩人。閩省開教遠在霞客入閩前數十年。而當霞客第一次游閩後九年第二次遊閩後五年第三次游閩前三年。即天啟五年（一六二五）西儒艾儒略字思及也（Aloisius）應葉向高之邀自杭州南下止於福州。適交省中名士一時教務之盛甲於全國。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於延平著濂溪書齋錄極多。若三山論學記則與向高折疑辨難之作。口鐸日抄則儒略及其他三教士與閩中士大夫談道筆記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閩中諸公贈詩抄本一冊（中文部一〇六六號）題晉江天學堂輯。皆為贈天主教教士者。吾友向覺明先生達嘗以傳抄本見。贈詩者凡六十九人。皆一時名流。第二第三兩首則張瑞圖。何喬遠所作。第六首曾楚卿作。第二十三首劉履丁作。第五十一首鄭之玄作。五人皆霞客良友。瑞圖、喬遠之玄皆泉州人。履丁漳州人。楚卿莆田人。又皆儒。教化最盛之地。據口鐸日抄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至十一年（一六三八）儒略所到地為福州、三山、福唐、莆陽、桃源、龍溪、仙谿、清溪。